

清秋之夜

王功鑒著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

清秋之夜 (全一冊)

(定價銀四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隨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王 功 鑒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卷頭語

「清秋之夜」，是我的朋友仲勳的悲哀的記述；他和郁芝女士的愛情，真算是唯一神聖的精神的愛了！在他給她的靈魂的信裏，可以觀察出來，也用不着我饒舌了。

當那風雨澎湃的春天的晚上，我和他在一個旅館裏談話，他把他半生的煩惱都傾吐出來；我很替他倆憐惜……最後我對他說：

「你倆的愛情，真是神聖！夢霞和梨影，也不過是這等純潔罷？

……」

「朋友！你又來了！爲什麼把她比做梨影呢？夢霞和梨影的愛情

，固然很純潔；但是梨影爲什麼要夢霞呢？……這不是她誤用情嗎？……」他憤憤地說：

從他這一點表示，我可以給他下一個判斷：他倆的愛情，有夢霞的情那般神聖！而愛情發生的原動力，就比夢霞梨影更純潔了！戀愛不忘救國，這是仲勳的絕大好處；他和郁芝的愛的發生，既然不是造次和盲目，他倆的愛情，又那麼的真摯和神聖！那末：郁芝死了，他也就應該隨着她死？他爲什麼偷生呢？不！絕對不是，偷生！他是要負完改造社會的全責！因爲他倆發生愛情的原動力，就是：思想相同，對於改造社會的責任，有平均負擔的願望；——在他給她的信裏說過——所以她雖然死了，他不特不死，而且更加倍的努力，

把她遺下來的責任，一并擔負起來！這種愛情的神聖，和人格的偉大，真是值得我的無端景仰呵！

但是可惜他不是文學家，尤其是對於修詞學沒有研究，本書——

清秋之夜——的起原，是他去年當小學教員的時候，在閒寂的秋夜，把他心坎裏要說的話，一一向他的愛人說出來，每晚在他寫完了一封信以後，他便把原稿火化給她，等他把他倆的愛情的經過回憶完了，共寫成了二十三封信；在這些信的文字內容，是沒有什麼統系的？有的敘述，應該（？）在前，有的應該（？）在後，有的這封信裏說了，那封信裏又說；甚至像什麼……責任……問題……擔負……悲傷……，說得很重複而討厭（？）了？這是他在每次寫信的時候，運用他的誠懇

悲哀的心，不知不覺又寫上來了！不特說是不要討厭他的重複！而且更應該憐惜他的傷感，尊重他的誠懇。

現在我把他給她的二十三封信集合起來，照他寫的日期的次序，編定先後，訂成一冊，我要求他把重複的地方刪去，加以修飾；他只是在書面上題了「清秋之夜」四個大字，他對我說：

「重複也好，不文也好，我當時寫給她的時候是這樣的！我又不
是預備要做文豪，只要不把我的誠懇的意義泯滅就對了！又何必去刪
改呢？……」

因戀愛而誤入歧途的青年，和失戀而自殺的青年，現在覺得很多
了！「清秋之夜」，或者是個給這些青年的一個補救劑罷！

一九二八，四，二六・寅生於長沙之城南

●
頭
語

弁言

我的朋友仲勳，是一個宇宙的感情家！他沒有什麼時候會快樂，他不知道快樂是什麼？他常常對我說：

「我自從有了知覺以後，什麼事都沒有如我的意的了！……最近我希望我倆的愛的成功，然而她又死了！我真的找不着光明之路！……

朋友！死了罷！……」

我當然是用許多話去安慰他；但終於不能醫好他那受了重創的心，他無論什麼時候，總是低頭蹙額的胡想？他這種愁恨的態度，簡直就要天地覆滅才好！

我們在一塊教讀的時候，大家贈他一個徽號，——恨海愁蟲——因為他愁得比唧唧的秋蟲還多，恨得比茫茫的碧海還深；所以他就配做恨海裏面的愁蟲——他也居然承受了。

恨海愁蟲這個著作，——不是著作——「清秋之夜」是他一個反覆悲哀的回憶的總表現！雖然他經過許久，才把他的回憶寫完，寫了過後，又一焚化給他的愛人了；我們總可以在給她的信裏，看出他的反覆悲哀的回憶的神情來。

他和郁芝女士的愛情，是比一切還要純潔！她雖然死了，他倆的愛，是不會和地球同時息滅的！但是他的悲哀的身世，便因此而更悲哀了。

他不因為悲哀而放棄他的責任！在他的給她的信裏的一首詩，有兩句是：

「.....

責任負完的日子，

就是我的死期！」

我相信他一定有這個毅力，擔負一切重大的責任！這雖然他自己爲受了極端的委曲而努力，也就是他能爲青年羣衆爭幸福了。

「清秋之夜」，的確是青年談戀愛的一個圭臬！都能像他倆秉着堅穩的意志去觀察對方，而能得到神聖的真摯的愛情，那末：世界上就沒有失戀的青年了！

弁
言

一九二八，五，三・悲尸於淮水

四

讀了「清秋之夜」以後

當我們的隊伍開拔來廉州的時候，我和王仲勳同志，同是先遣部隊裏的一分子；我們是八月七日達到廉州，我們的工作，除了設營……部署以外，便沒多少事了。

陰雨迷離，涼風透骨；長天的夏令，使人誤認為秋天了，在一天閒寂的晚上，我便把我心裏的疑團，向王同志開始質問。

「王同志！你為什麼老是垂頭蹙額呢？你心裏有多大的悲傷事，……何妨對我說說？或者有法子替你解釋？」我問他說：

「馬同志！……不必問罷！我的受了重創的心，是沒法子醫治的

「……」他回答我說：

過了一會，他開了他的皮箱，拿出一本稿子來，上面寫的是：

清秋之夜」。他對我說：

「你拿去看看，就知道我的悲哀的身世了！」

後來我把牠——清秋之夜——一篇一篇的看完了；我不禁長嘆，終于我下了淚了！

我替王同志憐惜，替他的愛人郁芝女士憐惜，更替在束縛中的中國的青年憐惜——郁芝女士的死，不是受着環境的逼迫嗎？王同志的悲哀身世，不是因他倆的愛沒圓滿的結果，而更悲哀嗎？然而死的已經

是死了；悲哀的是永遠的悲哀；只是像郁芝女士一般的弱女子，犧牲於時代之下，不知道多少了！王同志呵！和你同病的，何止千百？

郁芝女士死了，她終於忘不掉的可憐的母親，和可憐的他；——

王同志——他雖然是極端的悲哀，終於被一切責任的羈絆，不能隨着他的愛人一死；處這種無可如何的境遇，真是沒法解釋！我只好名他倆以：「一對時代下的可憐蟲」罷了！王同志！諒不至於說我侮辱了你倆罷？

一九二八，八，一三，性癡於粵之合浦十一軍七十六團團部

清秋之夜

——給她的靈魂的信——

一

郁芝：

自從和你訣別了以後，我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日子了？只記得去年五月十五的正午，我正在用午膳的時候，忽然得到你的惡耗；就手忙腳亂地跑到你的屋子裏，只看見你鼾睡似的僵臥在那暗淡的床上，你的臉上，掩着一幅雪白的手帕，你的兩手，緊握着拳兒，你那柴也似的瘦骨，竟腫了一層薄皮兒裹着，你那冰霜似的面孔，越發顯露出

清秋之夜

一

來了；呵！你真的死了呢？你就從此永遠地不理了我嗎？你竟忍心捨着我而死了——

郁妹！你覺得我這是多麼的傷心一回事！那時教我怎樣處置呢？放聲大哭起來？恐怕旁人看出了我倆的意志，而妄加批評！只是忍痛吞聲的幫着料理了你的歛具，就匆匆回福綸去了。

自那天欲哭不能地瞧着你的乾淨的死體以後，我可是失了知覺了！我只想火速地走到死的道路上去和你會面，商量一個法子，推翻那萬惡的舊社會；使我倆再出世的時候，不至受那第二次的摧殘。但是我怨恨責任的羈絆阻止了我，使我不能如願！

我現在正在過渡的船上；——由武人而當了小學教員——趁着閒

寂的秋夜，來告訴你一切過去的事實，和今後的計劃，使你得到充分的安慰。

清晰的更聲，又第三次經過門外了，時鐘也快要到兩點鐘；明天第一時就是國語，不多說了！又有和你見面的機會！請你猛用力敲着我的靈魂之門罷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八，二八——

二

郁芝：

腦海翻騰，愁腸寸斷，還想不出什麼好的法子來；如果是只圖我

清秋之夜

三